

DOI: 10.13288/j.11-2166/r.2020.14.006

# 和法探微

黄毅君<sup>1,2</sup>, 胡木<sup>1,2</sup>, 刘喜明<sup>\*</sup>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 5 号, 100053;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 通过追溯经典医家对于“和法”的认识, 结合分析“和”的哲学含义, 探讨中医学“和法”的概念, 认为“和法”在于和其不和。通过与气机理论相结合, 分析“和法”代表方剂小柴胡汤和桂枝汤之用, 提出“和法”的要点机制在于气机的运转。认为通过气的运行, 使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可以调和互化, 从而促进机体达到平和状态的方法即是“和法”, 并基于该理论讨论“和法”方药具有立足于中、相反相用、和合药性、缓而不慢的特点。

**关键词** 和法; 气机运转; 小柴胡汤; 桂枝汤

“和法”属清代程钟龄于《医学心悟》中所列中医治疗“八法”之一。历史演变中, “和法”内涵界限不清晰, 致其变法诸多, 外延范围甚广, 流传至今含义纷杂, 以其法所制之方原理不一。“法随证立, 以法统方”, “和法”内涵不明确, 对以此为法所制的方剂必然有所影响, 不利于学习与临床辨别应用。蒲辅周先生曾指出“和法范围虽广, 亦当和而有据, 勿使之过泛, 避免当攻邪而用和解之法, 贻误病机”<sup>[1]</sup>。故探析“和法”所据为何, 有助于方剂的学习与理解应用。

## 1 “和法”之百家争鸣

### 1.1 和解表里

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小柴胡方论”中首次明确提出“和解”, 认为“不外不内, 半表半里, ……是当和解则可矣, 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sup>[2]</sup>。指出邪气此时正从表入里, 表未解而里微结, 六经辨证病在少阳, 脏腑辨证病在肝胆, 其治法非汗法或下法所宜, 故于汗法、下法外另立“和法”, 即小柴胡汤解表清里为和解, 后世医家和解表里、和解少阳的“和法”之说即成。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认为, “伤寒……其在半表半里者, 唯有和之一法焉, 仲景用小柴胡汤加减是已”<sup>[3]</sup>, 并以小柴胡汤为主方讨论“有清而和者, 有温而和者, 有消而和者, 有补而和者, 有燥而和

者, 有润而和者, 有兼表而和者, 有兼攻而和者”的变法, 总结出“和之义则一, 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故后世多认为“和法”特指以“小柴胡汤”为主的治法。

### 1.2 调平元气

明代张景岳列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 《景岳全书·古方八阵》曰“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 补之不可, 攻之又不可者, 欲得其平, 须以缓治, 故方有和阵”<sup>[4]</sup>, 收录小半夏汤、五苓散等 372 方, 认为“和阵”是一种“缓治”, 但并非用药缓和, 而是强调其作用异于“补法”与“攻法”。并在“新方八略”之“和略”卷首强调, “和方之制, 和其不和者也, ……和之义广矣, 亦犹土兼四气, 其于补泻温凉之无所不及, 务在调平元气, 不失中和之为贵也”。立“和方”金水六君煎、和胃饮等 20 方, 认为“和法”重在“和其不和”, 针对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病证, 以调节脾胃之枢为要, 以调平元气而不失中和<sup>[5]</sup>。

### 1.3 分理阴阳

明末清初医学家汪昂《医方集解》中设和解之剂, 其观点虽继承于成无己, 但扩展了“和解”的涵义, 认为“和解之剂, 用以分理阴阳, 调和营卫”。其列方小柴胡汤为第一方, 并设黄连汤、黄芩汤、芍药甘草汤等 17 正方及小柴胡汤的加减、黄芩汤的加减以及温胆汤的加减等 36 个附方, 总体以和解半表半里、升降阴阳、调和气血等皆为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04085)

\* 通讯作者: lxmhos@aliyun.com

“和法”<sup>[9]</sup>。张秉成《成方便读》曰“和者，和其不和也；解者，解化之使之不争而协其平者也。”认为“和法”用于气血乖违、脾肝郁结、虚邪互并的“不和”证，故赋予疏肝畅脾、调和气血及扶正祛邪等内涵。现代方剂学教材中的和解剂多承袭于此，主要分为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胃肠三类，部分增有治疟、表里双解。

#### 1.4 双方并治

清代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从配伍组方的角度对“和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曰“寒热并用谓之和解，补泻合剂谓之和解，表里双解谓之和解，平其亢厉谓之和解”。清代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曰“凡属表里双解，温凉并用，苦辛分消，补泻兼施，平其复遗，调其气血等方，皆谓之和解法”，明确指出“和法”为“双方并治，分解其兼症夹症之复方及调理复症遗症之小方缓方也。凡此和解之法，虽名为和，实寓有汗、下、温、清、消、化、补、益之意”。二人皆认为，“和法”是从双方并治、并调兼夹症的角度，联合多种治法的治疗方法。清代周学海《读医随笔·和解说法》曰“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气之极杂者也”，认为“和法”是“寒热并用，燥湿并用，升降敛散并用”的组方，用于杂合之邪而具有“以其有相反而相用”特点的方剂。

#### 1.5 调和阴阳

清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将《伤寒论》诸方分为和、寒、温、汗、吐、下六剂，其中列为和剂者计有 44 方，包括桂枝汤类方 16 方、小柴胡汤类方 4 方、泻心汤类方 10 方、理中汤类的芍药甘草附子汤、四逆汤类的当归四逆汤及变方，以及其他杂法类方的甘草汤、桔梗汤、半夏散及汤、苦酒汤、栀子干姜汤、黄芩人参汤、黄连阿胶汤、赤石脂禹余粮丸、炙甘草汤、乌梅丸、烧裨散。言“桂枝汤，和方之祖，故列于首”，并言“观次足以贯通全部方法，变化生心”，认为桂枝汤及其加减变化可囊括和法的所有变化。其“和法”以“和”为法度，调和机体之阴阳表里、营卫气血、寒热虚实，使人体机能处于阴阳动态平衡之正常生理状态。我们认为，此处所论“和法”最为真切与精简，“和法”不仅为“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从而使二者协调，其要点在于使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间的对立在气机运转交通下互化互用从而达到平和。

## 2 “和法”的范畴

### 2.1 “和法”与“和”

《说文解字》曰“相应也，从口，禾声”，引申为协调、平稳、均衡等意。中国传统哲学以“和”为核心思想，“致中和”是思想宗旨，强调不同个体之间的协调，这种协调的思想亦成为中医学治法治则的理论渊源，“补偏救弊”“调和致中”演变为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故“和”是中医学治则中的总纲。

作为治疗方法的“和法”与作为治疗准则的“和”不同。“和法”以“和其不和”为要，“不和”即为二分法思想统筹下的对立面，而可以使对立面互相统一的方法即为“和法”。若用八纲辨证为指导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思考，和法即可通过非攻、非补的方式，以平阴阳、解表里、调寒热、和虚实，从而使人体气血通畅、生命运转。

### 2.2 “和法”的机制

2.2.1 气机运转是生命基础 人体生命运转的关键在于气机，气机的运转是沟通对立面的桥梁。《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的升降出入相互依存，推动人体气血的运行、精微物质的转化、呼吸的运动等生命功能活动，维持人体内外阴阳的平衡。气机的升降出入是阴阳二分法中阴阳变换的运动形式。《道德经·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涌摇也，为水动摇的样子。万物“负阴抱阳”的状态亦是对立统一的存在方式，若要阴阳融合如阴阳鱼运转不息，“冲气”决定阴阳间相互转换，故阴阳的交冲与激荡为对立统一的关键<sup>[10]</sup>。这种交冲与激荡，在人体生命活动中为气机升降出入的运动。

2.2.2 “和法”与枢机 气之升降出入若要有序运行，则须依赖“枢”的运转。王冰注解“枢”时曰“枢者，所以主转动之微”<sup>[11]</sup>，张志聪曰：“枢者，扉之转牡也。舍枢不能开阖，舍开阖不能转枢，……开主外出，阖主内入，枢主外内之间”<sup>[12]</sup>，皆提示气机的升降出入是需要“枢”的运转调节，而“枢”存在于气机的升降出入过程中，在气机升降出入运转中起着关键作用。周岩《本草思辨录》曰“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sup>[13]</sup>，指明

“枢”是升降出入中重要的部分，是升降出入要点的概括。《医原·枢机论》曰“若其枢一有不利，则出入之机停；出入机停，则开阖之机废。”<sup>[1]</sup>故“枢”对于气之升降出入有序运行起关键作用，若枢机不利，气之升降出入失常，则人体失和，百病皆生。

综上，我们认为，“和法”即是通过调和枢机而调节气机升降出入运转，从而使对立双方（或言之为阴阳）在互根的基础上可以互化互用，偏盛偏衰可致中和，故表里畅通、寒热调和、虚实平衡、阴阳和合而脏腑平和。

### 2.3 “和法”代表方剂

2.3.1 小柴胡汤之畅达气机 小柴胡汤在《伤寒论》原文中未直接言其“和法”，仅于第 230 条“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濇汗出而解”中提到可以通过疏利三焦以上下交通、和畅气机而病邪可解。其“和法”之说为后世成无己提出，认为小柴胡汤为“和法”代表，用于治疗半表半里证。

小柴胡汤的“和法”与枢转气机密切相关，《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以“开、阖、枢”来阐释三阴三阳的离合时提出少阳为枢，王冰注解少阳之意为阳气未大，可见少阳为阳气初生、由阴出阳而尚未盛大、升腾，具有生发、枢转、宣透等作用<sup>[2]</sup>，故少阳主枢为枢转三阴三阳，调节阴阳气机升降出入。分析其方药组成，柴胡苦辛而疏解少阳之郁，黄芩苦寒而清泄少阳之热，半夏、生姜辛开散邪，人参、甘草、大枣甘补调中。全方以“少阳为三阳之枢”，合苦降、辛开、甘补三类，寒温并用、攻补兼施，从而疏利少阳、调畅气机、宣通内外、调畅三焦，使表里、寒热、虚实之证得以和解，使半表半里之邪枢转而散。又因此方辛开苦降甘缓，内调升降，外和出入，调气机而和气血，故柯韵伯言其“少阳枢机之剂，和解表里之总方”，唐容川言其“为达表和里，升清降浊之活剂”，视小柴胡之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方”。

2.3.2 桂枝汤之斡旋枢转 《伤寒论》第 387 条论“霍乱里和而表未解时”提及“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以霍乱吐利后津液大伤，虽有表邪，但不宜用汗法解表，用桂枝汤以调和。清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认为，桂枝汤为和方之首，柯琴称其“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吴谦《医宗金鉴》曰“气卫血营，并

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sup>[3]</sup>。

桂枝汤的“和法”依赖于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源。《灵枢·本脏》云“卫气者，……司开阖者也”，故气之出入之枢为卫气所主。《灵枢·本脏》云“卫在外，营之使也，营在内，卫之守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阴在内、阳之守”“阳在外、阴之使”之说，二者类比认为营卫关系亦为阴阳关系，营卫可以互化互用，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者“藏精而起亟”，卫者“卫外而为固”，营卫之间相互协调则能使人体腠理致密而开阖有常，若其功能失常则表现为营卫不和，桂枝汤为和之的主方。《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脾胃为营卫之源、气血之源，桂枝汤中以桂枝、生姜辛甘化阳以助阳而通卫，用芍药、大枣酸甘化阴以益阴而和营，甘草、米粥补养中气，故中气得补而营卫可充可通、中气充实则气机升降有常。气卫血营、阴阳表里相配伍，调和营卫之气而恢复阴使阳守之功，故人体腠理密、玄府开阖得司，则气之出入为常。全方以脾胃之气斡旋于中而枢转阴阳，可外通卫气、和营血，内和脾胃，理气血。

### 3 “和法”的特点

#### 3.1 立足于中

脾胃五行属土，居于中宫，生万物而法天地，胃主受纳而腐熟水谷，脾主运化而行气津液，化生气血以营养脏腑而为后天之本。《素问·刺禁论篇》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提示脾胃是脏腑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为脏腑气机运转之枢纽<sup>[4]</sup>。尤在泾《金医要略心典》云“中者，四运之轴，阴阳之机也”；《绛雪园古方选注》云：“交阴阳者，必和其中也”。脾升胃降而为金木之轴，亦为脏腑气机运转之枢纽，调和脾胃中焦之气，气血得以生化，营卫脏腑得以充养，气机升降出入的运转基础得以稳固，故可以助气机升降出入之运动。

“和法”常采用斡旋于中而和其两端的方法。从脏腑辨证体系思考，脾胃为五脏六腑之主，是调和五脏六腑时不可或缺的基础，故桂枝汤之以脾胃斡旋其中而兼助阳补阴，小柴胡汤以实中焦之气而升降药同用。另有泻心汤类方，以干姜、甘草、人参之类调和脾胃中焦之气，配以辛开苦降之黄芩、黄连、半夏而平调寒热，为调和寒热的代表方，然

究其原理亦不离气机升降出入，故后世有人视其为小柴胡汤之变法。

### 3.2 相反相用

张景岳言“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和法”的应用必因其“不和”，“不和”为气血、阴阳、脏腑等具有对立面偏盛偏衰的不和谐。既有“不和”，则不可忽视“不和”的偏盛偏衰复杂病机，此时往往需要兼顾其双方面的用药，故依其法所用之药可具有“相反而相用”的特点，如桂枝汤之助阳与补阴同用，小柴胡汤之升降药同用。此特点相同于戴天章、何廉臣所认为的寒热并用、补泻合剂、表里双解、苦辛分消、平其复遗、调其气血等，然药物对立使用的方剂并不一定是“和法”之方，因为“和法”的“和”不仅仅“损有余补不足”使其看似平和，而是使其气机周流而互化互用。例如，当归补血汤虽以气血之药并用而兼黄芪甘补之性，却应为补法而非和法；小青龙汤虽表里双解，然以驱邪为主，为汗法而非和法。

### 3.3 和合药性

桂枝汤的方后注曰“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微火，即文火，是一种火力小但绵绵不绝且温温若存的煎煮方式。小柴胡汤的方后注曰“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关于“煎”释义为“凡有汁而干谓之煎”，则去滓再煎为久煎而药汁浓缩的过程。

微火煮取与去滓再煎，二者的功效皆为调和，与其“和法”相应，使不同药性得以融合而增强其和解的作用，亦可认为是“冲气以为和”的过程，故吴谦评价桂枝汤曰“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徐大椿亦云“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sup>[3]</sup>。虽然一个强调小火、一个强调久煎，但目的皆为使药性和合，不偏不烈，作用协调，使经气相融、刚柔相济，而并行不悖、不复往来出入，故可达调和之效。

### 3.4 缓而不慢

张景岳列和阵曰“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补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欲得其平，须从缓治，故方有和阵”。因“和法”应用于对立面的偏盛偏衰，调和其对立面，立足于对立面之枢而双方兼顾，故其用药为平稳、和缓之品，而非大补峻功或大寒、大热之品，其法制方具有缓和、调和之性，药后不会有大汗、呕吐、泄泻等表现。但是“和法”的作用缓和及没有明显副作用，并不代表行

效的缓慢以及可泛用，如小柴胡的解肌退热。程钟龄于“和法”下警示“有当和而和误人者，有不当和而和以误人者。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稟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邪气之兼并以误人者”。“和法”虽缓和，但是在不适当的时机使用，不仅耽误病程治疗时机，而且可能因药之偏性而不利病情。

## 4 结语

治法是中医临床中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随证立，方从法出。“和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体现，是临床适用范围广泛的治法，该法在历史的源流中外延出了多种含义，故医家关于其法内涵也有不同见解。我们认为，“和法”在于“和其不和”，使对立阴阳的“不和”在气机运转中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为用，从而阴阳相贯而致调和。“和法”之源在于气机升降出入，气机升降出入的失常主要表现为枢机的不利、气机的不畅两方面，故以斡旋枢转的桂枝汤及畅达气机的小柴胡汤为“和法”的主要代表方剂，二者之和法一重在枢机的斡旋、一重在气机的畅达。基于“和法”与气机的关系，衍生出其具有用药不离中焦之源、药性相反而相用、药物久煎而相合、药效虽缓而不慢的特点。明确和法的范畴及特点，使和法应用有理有据，有利于临床用药的精简与有效。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中医研究院. 蒲辅周医疗经验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6-27.
- [2] 成无己. 伤寒明理论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70.
- [3] 程国彭. 医学心悟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6: 16-17.
- [4] 张介宾. 景岳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700.
- [5] 陈学勤. 景岳八阵新解 [M]. 上海: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2: 64-72.
- [6] 李笑宇, 王志红, 汪昂. 《医方集解》“和法”思想探析 [J]. 吉林中医药, 2012, 32(4): 325-327.
- [7] 倪策平. 老子由“道”生到“和”的境界 [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17(2): 67-74.
- [8] 黄帝内经素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1963: 50.
- [9] 张志聪. 黄帝内经集注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56.

(下转第 1229 页)

- ④ 卜献春,刘芳. 刘祖贻临证精华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213-214.
- ⑤ 刘芳,周胜强,林秀慧,等. 国医大师刘祖贻从“脑髓阳生阴长”论治脑损伤后神经功能缺损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8, 52(2): 2-5.
- ⑥ 刘芳,罗星,尹天雷,等. 刘祖贻运用温肾益精法治疗

- 围绝经期综合征经验 [J]. 中医杂志, 2014, 55(19): 1635-1637.
- ⑦ 李聪甫,刘祖贻,孙光荣. 中藏经校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38-39.
- ⑧ 王琦,周胜强,刘芳,等. 刘祖贻扶正三法治疗肝癌经验 [J]. 中医杂志, 2019, 60(13): 1099-1101.

# New Theory on the Treatment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y National 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U Zuyi “Adjusting Vital Qi, Dominating Qi and Yang”

LIU Fang<sup>1</sup>, ZHOU Shengqiang<sup>1</sup>, WANG Qi<sup>1</sup>, LIU Ron<sup>1</sup>, LI Xiangjun<sup>2</sup>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6; 2.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City

**ABSTRACT**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y LIU Zuyi, a 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summarized. It is believed that unobstructed vital *qi* is the basis of the healthy body, and *qi* and *yang* play a key role in it. The viewpoint of “adjusting vital *qi*, dominating *qi* and *yang*” is proposed. Clinicall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points: regulating middle for miscellaneous diseases, prioritizing dissipation; warming the kidney for marrow disease, having the equal status of *yin* and *yang*; treating depression disease by tonifying the liver, warming collateral and removing obstruction in collaterals, mutual causes and reasons of deficiency and excess, the interworking of removing obstruc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Keywords** vital *qi*; supplementing *qi* and warming *yang*;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LIU Zuyi

(收稿日期: 2019-08-06; 修回日期: 2019-12-04)

编辑: 贾维娜

(上接第 1219 页)

- ① 周岩. 本草思辨录校释 [M]. 张金鑫,校释.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48.
- ② 石寿棠. 医原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22.
- ③ 张志军. “少阳枢机”的原理及其临床意义初探 [J]. 光明中医, 2009, 24(6): 998-1000.

- ④ 吴谦. 医宗金鉴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67-68.
- ⑤ 吴航,赵国惠. 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 [J]. 河南中医, 2012, 32(4): 408-409.
- ⑥ 徐大椿. 伤寒论类方·伤寒方论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23.

## Exploration on the Harmonizing Method

HUANG Yijun<sup>1,2</sup>, HU Mu<sup>1,2</sup>, LIU Ximing<sup>1</sup>

1.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harmonizing meth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discussed by tracing the classical doctors’ understanding of “harmonizing method” and analyzing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harmony”. It is believed that “harmonizing method” is to balance those unbalanced things. By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y of *qi* mov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age of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小柴胡汤) and *Guizhi Decoction* (桂枝汤), and proposes that the key mechanism of “harmonizing method” lies in the operation of *qi* movement. It is considered that “harmonizing method” refers to make *yin* and *yang*, cold and heat, exterior and interior, deficiency and excess harmonizing and transforming each other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qi* movement, so that the body can be in a harmony state. Based on this theory, characteristics of “harmonizing method” prescription such as being based on the middle jiao, being used in the opposite way, harmonizing the property of medicines, and being soothing but not slow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harmonizing method; movement of *qi*; *Xiaochaihu Decoction* (小柴胡汤); *Guizhi Decoction* (桂枝汤)

(收稿日期: 2019-12-14; 修回日期: 2020-02-05)

编辑: 黄健